

宋美龄拒见丘吉尔

1943年，当宋美龄风靡美国受到热烈欢迎时，英国也向宋美龄发出了邀请。英国外相艾登向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保证，一定用最庄重堂皇的仪式来接待宋美龄。

但是宋美龄对于是否访英，却迟迟未作决定。因为日本侵华以来英国的表现一直让人失望，所以她对英国人没有信心。

丘吉尔在1943年3月发表的演说中声称，他认为战争的进程应该是先打败德国，然后尽最后的努力来战胜日本，并用不着使用对付德国的全部军队去“挽救”中国。在谈到战后秩序时，他说将由英、美、苏三大战胜国来商讨世界组织的建立，将中国排除在外。重庆政府对丘吉尔在讲话中将中国排除在战胜大国名单之外，并对中国使用“挽救”一词极度反感，认为这是对中国的“有意轻蔑”。

经过几番考虑之后，宋美龄最后以身体不适为由，婉言拒绝了英国的邀请。同年5月，丘吉尔访问

华盛顿，并且带来了100多位重要将领及官员，其中包括在印度的陆海空军司令长官，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规模。宋美龄立即告知蒋介石这一消息。

蒋介石主张宋美龄会见丘吉尔。同时，蒋介石在重庆以国民党政府名义召集美国驻华代办，发表声明：“此次丘吉尔首相在华府期间，凡与中国有关事项，或与太平洋有关问题，如有会议，请约蒋夫人与宋部长出席参加。”顾维钧也认为这是正式通知，罗斯福、丘吉尔必能重视，请宋美龄及早准备一切。

遵照蒋介石夫妇的指示，顾维钧大使开始积极活动，以安排丘吉尔与宋美龄会面。

丘吉尔尽管行程紧张，也希望能与宋美龄谈谈，于是就由罗斯福出面，特意安排宋美龄与丘吉尔会晤。罗斯福请宋美龄在5月23日去白宫参加午宴。可是，宋美龄接到罗斯福夫人的电话邀请后，以身体“不适远行”为由拒绝。罗斯福自然

明白其中的奥妙，这只不过是托辞，但他认为不必过多拘泥于礼节。因此，又建议改在5月26日，以便宋美龄能“不误医生约定打针的时间”。宋美龄并不理会罗斯福总统的安排，拒绝赴华盛顿，当时宋想在纽约会见丘吉尔。

对于这件事，宋美龄在见到顾维钧时做了解释：“丘吉尔目中无人，一定要我去华盛顿见他，我谢绝了。因为在国际关系和个人关系中，礼仪和尊严都至关重要，必不可少。无论如何在政治上没设外长部长之类的职务，所以有条件表现坚决些。”结果，宋美龄因为“尊严”未到华盛顿，丘吉尔因“事太忙”不能到纽约，双方终未见面直到两人参加开罗会议才第一次相见。

顾维钧分析宋美龄不接受访英邀请与不愿意去华盛顿会晤丘吉尔，可能是因为“妇女往往比较主观，或许蒋夫人在这件事上又比较感情用事”。他认为：“无论怎么说，被邀访英和在美国未同丘吉尔会晤这两件事，

处理欠妥。”顾维钧很为这件事惋惜。他认为：“英王邀请她做国事访问，肯定是一种表示深切友谊的姿态。这是给中国的荣誉，很少给别的国家。”

自中、英新约签署后，蒋介石对英国的态度有所改变，他曾指示有关部门应尽量与英国建立良好关系。因此，蒋介石希望宋美龄能够应英国邀请访英，在宋美龄决定不去英国后，他又希望宋美龄能够在美国与丘吉尔会面。但是宋美龄根据英国一贯表现判断去英国不可能有访美那样的效果，见丘吉尔也不能改变他的既定方针，与其出访无效果，不如拒绝，在丘吉尔面前表现出傲慢态度，对他进行一个回击，作为反法西斯主力之一的中国不应该也不能太软弱。

但是宋美龄拒绝在华盛顿会见丘吉尔，拒绝去英国，使英国很伤面子。1943年7、8月间，为恢复中、英关系，宋子文访问伦敦时，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外交部常务次官贾德干都没有到火车站迎接，这种轻慢中国的姿态，也许是一种报复表示。

摘自《宋美龄的外交生涯》

苏联“时光倒流”绝密实验曝光

“我们马上就要死掉了，但是我们仍然在进行试验。这里很黑。我们所看见的所有东西都变成了两个，我们的手和腿都变得透明，我们能够透过皮肤看见血管和骨骼……”

很久以来，“时间”就一直是最复杂的科学问题，而以“时间”为课题的研究也很少。但不久前，美英两国在南极洲进行考察的科学家们终于有了惊人发现。

南极上空的烟雾 时光倒流数十年

当时，美国物理学家马瑞安·麦克林告诉其他研究人员，仔细观察南极洲上空的那些不断旋转的灰白色的烟雾。最初，他们认为这些只是普通的雪粒。但是这些灰白色的烟雾并没有随着时间的进程而改变形状，也没有移动。研究人员决定认真研究这种现象。他们发射了一只气象气球，气球上装备好测定风速、温度和大气湿度的仪器。

然而，一经发射，这只气球就急速地上升，很快就消失了。

过了一会儿，研究人员利用拴在气球上的绳子收回了这只气球。但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这只气球上的计时器显示的时间是1965年1月27日，提前了数十年！在确认气球上的仪器没有损坏后，研究人员又进行了几次同样的试验。但是每次都表明时间倒退了，计时器显示的是过去的时间。

这个现象被称作“时间之门”，研究人员向白宫做了汇报。

当下，针对这些不同寻常的现象所作的研究仍在进行着。人们推测南极洲上空的不停旋转的空间是一个可以通往其他时代的通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正在为这个可能会改变历史进程的研究项目的控制权而展

开激烈的争夺，目前尚不清楚美国当局会在什么时候批准这项试验。

密林中的秘密试验 时间机器加速前进

此前，著名的俄罗斯科学家内克雷·克兹列夫进行了一项试验，试图证明从将来返回到过去是可能的。内克雷·克兹列夫甚至认定，“时间可以完成工作并且能够产生能量”。一位美国物理学家也得了这样的结论：时间在这个世界上出现之前就存在了。

众所周知，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对时间进程会有不同的感觉。曾经有一次，闪电击中了一位爬山者。后来这位登山者告诉别人，他看见闪电进入了他的胳膊，并且沿着胳膊缓慢移动，闪电把他的皮肤和组织分开了，使他的细胞炭化。他觉得那种刺痛的感觉就好像是在皮肤下面有无数只刺猬在刺自己。

俄罗斯的盖纳迪·比利莫夫是一名反常现象研究员、哲学家，写过大量的专著。他在报纸上发表了论文《时间机器：加速前进》。他描述了在瓦蒂姆·车诺布罗夫领导下，一些热衷于时间研究的人所负责实施的唯一一次试验。瓦蒂姆·车诺布罗夫早在1987年时，就开始利用地磁泵来制作时间机器。现在，这些研究人员可以通过对磁场施加特殊的冲击来减慢或者加速时间的进程。在试验室设备的作用下，最大限度地减缓时间可以高达每小时1.5秒。

2001年8月，在俄罗斯的伏尔加格勒地区的一个偏僻森林里，科学家对一种新型的“时间机器”进行了试验。这个机器即使只用汽车的电瓶作动力，能量很低，但它改变时间的幅度仍达到了3%。时间的改变是由于对称的晶体振荡器来记录的。

最初，研究人员花5分钟、10分钟、20分钟来操作这台机器，最长的一次时间延续持续了半小时。瓦蒂姆·车诺布罗夫说，人们觉得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他们可以同时感受到“这边”和“那边”的生活，仿佛空间完全打开了。“我实在无法描述当时我们所经历的那种不同寻常的感受。”瓦蒂姆·车诺布罗夫回忆说。

不可思议的爆炸 不可进入的空间

当时，没有一家媒体对这件令人惊讶的事进行报道。盖纳迪·比利莫夫说，他们甚至没有将这次试验的结果通报给国家领导人。然而他又说，早在斯大林时期就有一个专门研究平行世界的研究所，由学者库查托夫和伊奥澳夫所进行的试验的结果，至今尚能在档案里找到。

1952年，苏联克格勃领导人贝利亚开始立案调查那些试验的参与人员，结果有18名专家被枪决，59名物理学在读博士生和博士被关进了监狱里。研究所长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重新开始了研究，但在1961年，一个试验平台和8名一流的专家突然全部消失，进行试验的这幢建筑周围的一些楼房也都倒塌了。

保留在档案中的关于这次试验的最后记录这样写道：“我们马上就要死掉了，但是我们仍然在进行试验。这里很黑。我们所看见的所有东西都变成了两个，我们的手和腿都变得透明，我们能够透过皮肤看见血管和骨骼。氧气供应还可以满足43小时，但是生命支持系统破坏得很严重。给我们的家庭和朋友们以最好的祝福！”

然后信号就突然中断了……

摘自《周末》

“老佛爷”的生活费

慈禧垂帘听政，生活花费令人咋舌。

每日两顿正餐，需上100碗不同菜肴；两次“小吃”，至少有20碗菜，平常总在40-50碗。这么多的菜，除了靠近手边几种，其他的菜，慈禧很少动。一餐花费多少，连慈禧也搞不清楚，掌管宫廷花销的内务府，就有了虚报账目，中饱私囊的情况。

根据内务府的账单，慈禧一天费用，大致是纹银四万两，半月之费足以购买甲午海战时日方吉野级巡洋舰一艘；两月之费可购一艘大型主力舰；一年之费可装备一支居全球六七位的海军舰队。

当时，清廷国库每年收入只有800万两，怎样才能满足自己的花费欲望呢？除了吃饭，平时穿的、用的、玩的、慈禧都很奢侈。

摘自《资料卡片》

战时时候，张仪和陈轸投靠到秦惠王门下，都受到重用。

不久，张仪发现陈轸很有才干，担心日子一长，秦王会冷落自己，偏爱陈轸，他便找机会在秦王面前说陈轸坏话。

一天，他对秦惠王说：

“大王经常让陈轸往来于秦国和楚国之间，现在，楚国对秦国并不比以前友好，对陈轸却特别好。可见陈轸所作所为全是他自己，并不是诚心诚意为我们秦国做事。听说，陈轸还常常将秦国机密泄露给楚国。作为大王的臣子，他怎么能这样做呢？我不愿和这种人在一起做事。最近，我又听说，他打算离开秦国到楚国去。要是这样，大王还不如先杀掉他。”

秦王很生气，马上召

陈轸妙语破谗言

见陈轸。一见面，他就对陈轸说：“听说你想离开我这儿，准备去哪儿呢？告诉我吧，我好为你准备车马呀。”

陈轸莫名其妙，两眼直盯着秦王。但他很快明白，这里面话中有话，于是镇定地回答：“我准备到楚国去。”

果然如此，秦王对张仪的话更加深信不疑，便强压住怒火说：“那张仪的话是真的？”

原来是张仪在捣鬼，陈轸顿时明白了。他不慌不忙地解释说：“这事不单张仪知道，连过路的人都知道。我如果不忠于大王您，楚王又怎么会要我做

他的臣子呢？”

“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将秦国机密泄露给楚国呢？”

陈轸坦然一笑，对秦王说：“大王，我这样做，正是为了顺从张仪的计谋，用来证明我是不是楚国的同党呀。”

秦王一听，糊涂了。陈轸接着说：“楚国有个人有两个妾。有人勾引那个年纪大一些的妾，造一顿大骂。他又去勾引那个年纪轻一点的妾，得一时欢畅。这个楚国人死了，有人就问那个偷情者：‘如果你要娶她们做妻子的话，是愿意娶那个年纪大的呢，还是娶那个年纪轻

的呢？’他回答说：‘娶那个年纪大些的。’人们又问他：‘年纪大的骂你，年纪轻的喜欢你，你为什么非要娶那个年纪大的呢？’他说：‘出在她那时的地位，我当然希望她答应我。她骂我，说明她对丈夫很忠诚。要娶她对我，当然也希望她对我忠贞不贰，对那些勾引她的人破口大骂。’大王，您想想看，我身为楚国的臣子，如果您常把秦国的机密泄露给楚国，楚国会信任我、重用我吗？楚国会收留我吗？我是不是楚国的同党，大王您该明白了吧？”

秦惠王听陈轸这么一说，消除了疑虑，更加信任陈轸，给他更优厚的待遇。

摘自《智读历史学处世》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杜甫的名句“夜雨剪春韭”，使蔬菜入诗了。原本在我们想象中，最有诗意的应当是瓜果，至于蔬菜，人间烟火的味道太浓了一些，但再俗的东西，譬如蔬菜，一旦进入诗画的领域，便显得温文尔雅了。

夜雨敲窗，杜甫立马想到该去田畦里割一把经过洗礼的韭菜，回来炒着吃。仅仅这种愿望，就很让人陶醉。自从读到这句话，谁若再问我春天的滋味是什么，我首先会联想到韭菜，而且最好经历过一夜细雨的淋浴，绿得像用颜料画出来的。

诗意的点缀，使韭菜脱颖而出，如同春天案头的供物。韭菜的绿，是最正宗的绿。剪裁韭菜，钢铁的刀刃也会被它的汁液染绿的吧？还听诗人车前子谈论：“一到春天，吃也绿油油了。最绿的是韭菜。我小时候不爱吃它，觉得它是药。如不小心吞了一只铁钉到肚子里去，只要生吃一把韭菜，就能把铁钉携带到外。好像是魔术……”但我绝不会为了试验韭菜的这一“特异功能”而先吞咽一根小铁钉的。

韭菜在唐诗中扎眼了，当然有资格称王。苏东坡可能不同意。他觉得荠菜更切近春天的真谛：“春在溪头荠菜花。”对蔬菜的评比，或者说，蔬菜的排行榜，可以随时代而演变的。

荠菜花固然灿烂，其实韭菜，也会开花的。五代杨凝式，是由唐代的颜柳欧褚到宋代苏黄米蔡之间的一个过渡人物，他收到友人赠送的韭菜花，立刻搭配着羊肉一起吃了，并且回信表示感激，提及“当一叶报秋之际，乃韭花暹味之始”。这封信信，也就成为中国书法史上有名的“韭花帖”。汪曾祺

夜雨剪春韭

洪 烛

说：“北京现在吃涮羊肉，缺不了韭菜花，我以为这办法来自蒙古或西域民族，原来中国五代时已经有了。杨凝式是陕西人，以韭菜花蘸羊肉吃，盖始于中国西北诸省。北京的韭菜花是腌了后磨碎的，带汁。除了吃涮羊肉必不可少少的调料外，就这样单独地当成菜吃也是可以的。熬一锅虾米皮大白菜，佐以一碟韭菜花，或臭豆腐，或卤虾酱，就着窝头、贴饼子，在北京的小家户，就是一顿不错的饭食。”他还说自己的家乡（江苏高邮）不懂得把韭菜花腌了来吃，只是在韭菜花还是骨朵儿，尚未开放时，连同掐得动的嫩茎，切成寸段，加瘦猪肉，炒了吃，这是“时菜”。

龚乃保的《冶城蔬谱》，把“早韭”列在第一位，想是按时令的顺序：“山中佳味，首称春初早韭。尝谓种法于圃圃云，冬月择韭本之极丰者，以土壅之，芽生土中，不见风雨。春初长四五寸，茎白叶黄，如金钗股，缕肉为脍，裹以薄饼，为春盘极品。余家每年正月，以及时新荐寝，必备此味，犹庶人春荐韭之遗意也。秋日花亦入馔，杨少师一帖，足为生色。”所谓杨少师一帖，即前文所述杨凝式“韭花帖”也。韭菜入杜诗，韭菜花亦入杨书，够风光了。

韭菜可清炒，也炒鸡蛋、炒肉丝，或与豆芽、豆腐丝之类同素炒。在吾乡南京，有一大发明，用韭菜炒螺狮肉。我每每赶在春天还乡，即为品尝此味。即使人在天涯，也念念不忘。新割的韭菜，配以挑剔好的珍珠大小的螺狮肉，大火烹炒，端上桌时不仅色彩

诱人的，而且香气扑鼻。若是添加一把切碎的咸肉丁，味道就更醇厚了。这是一道很完美的南方乡野小炒。绝对对得起杜甫的那句诗。既有泥土的味道、春雨的味道、夜色的味道，还增添了河流的味道。就凭这道菜，能不忆江南？江南的春天不是最漫长的，却算最鲜嫩的，是春天中的春天。

我喜欢吃一切带馅的面食。无论水饺、包子，还是馅饼、春卷，最香的要算韭菜馅的。至于猪肉韭菜馅，或鸡蛋韭菜馅，则无所谓。以前住在沙滩，北大红楼的马路斜对面，有一店铺专卖东北风味的韭菜合子。我隔三差五总要进去吃一回。韭菜合子，在平底铁锅里煎得焦黄，热气腾腾地端上来，我轻轻在边角上咬开一口，里面的鸡蛋韭菜馅露了出来。在金黄的鸡蛋陪衬下，刺碎的韭菜，仍保持着刚从地里长出的那份碧绿。还有比这更好的谜底吗？我像中了彩一样兴奋。春天无处不在。瞧，它终于“露馅”了。

今夜，雨在哪里？剪刀在哪里呢？杜甫在哪里呢？我开始想念韭菜了。剪不断，理还乱的，除了爱情，就是乡愁。当然，我所谓的乡愁是很宽泛的、很模糊的，并不见得针对某一具体的地域，它更是时间上的。韭菜，唤醒了我对唐诗的乡愁，对春天的乡愁，对某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田园生活的乡愁。做一个隐士，不见得比作总统容易。做一个农人，没准比富翁还要幸福。本该属于我的那两亩三分地，在哪里呢？锄头、镰刀、竹编背篓，在哪里呢？唉，我的手头只剩下了一个圆珠笔。

摘自《人民政协报》

书》，与自己的写作生涯告别。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生理方面的原因。作家的生命毕竟是有限的，当作家去世的时候，就离开了自己的书。但作家的书却会影响一代甚至几代人，以至永恒地留在了人间。这“书”便是作家的未来。有了这样一个未来，就是作家孜孜以求的理由。

大江健三郎如此，鲁迅如此，普通人亦是如此，都是需要活在未来、思考未来的。辛弃疾有云：赢得生前身后名。“身后名”就是我们常人的未来。很多极为现实的人会觉得“身后名”是

渺茫的东西，但其实这并非一句虚无缥缈的话，从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来看，这就是普通人一生追求之所在。

活在未来，说得再好，由于时代的转换，竞争的激烈，我们许多人总是活在当下，活在浮躁中。大江健三郎说，我们其实都活在未来。他说这话的时候，很自然，很平实，因为他完全做到了。

对于我们这些日寻其利的普通人来说，这是当头一问：你思考过未来吗？你活在未来了吗？

摘自《石狮日报》

阿米西人的慰问

沈 园

生活在繁华的都市里，每天过着优越生活的我们，觉得自己有理由去关心一下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人们。于是，我们一群人决定去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卡斯特郡体验一下生活。因为那里住着一群与众不同的人，他们属于阿米西族，在科技日益发展的今天，他们却过着极度简单的生活。

事先，我们通过旅游局，联系了一名叫克里斯的当地导游，他非常愉快地答应，一定会照顾好我们的。临行前，我们决定给克里斯和他的族人带去一些大都市里的好东西：洗发水、沐浴露、化妆品，还有各种肉罐头、水果罐头和一些其他的我们在都市里生活的必需品，我们

觉得他们应该最需要这些东西了。

到达目的地后，我们才真正感受到了那里的落后。我们的第一感觉是：他们实在太贫穷了。那里没有电，他们从来没有看过电视、没有听过收音机，更加不知道电脑和mp3是怎么回事，生活用水只能从水井里吊上来；他们住的房子是石头和木头建成的，并且，他们从来没有用过洗发水、沐浴露和化妆品，也从来没有吃过都市里装在各种罐头里的美味；因为没有煤气，他们劈柴生火做饭。

我们怀着十分怜悯的目光，看着他们用树叶搓揉出的绿色液体洗头。因为他们不化妆，也不用着化妆品，所以惟一能够

“小事”之大

不久前，去上海参观山阴路上的鲁迅故居。在一条弄堂里的鲁迅寓所，安静而整洁。讲解员先生带我们进门后，快捷地把门关上了。这引起我的好奇：为什么不让更多的人一起讲和听的都很坦然，不会急流草率。果然，他的讲解既轻松，又流畅，很有生活情趣，非常符合寓所内家居式的评说。很为他随手关门、闭门讲解的小事感动。在只有人凑齐才能开

讲、车坐满才能开行的商业社会，他的“小众”讲解，让我把他和鲁迅故居的氛围融合在了一起，觉得他的品行，正是身在鲁迅故居里的人才有的，对他倍加尊敬。

有时候，“小事”给人的感动是最真切的，也是最难忘的。30年前曾经到访中国上海的一位芬兰客人，入住上海大厦期间，早晨把一块用脏的手帕扔入一篮子，然后到餐厅用早餐，用完早餐后房间整理行装准备离开，有服务员敲门把一块洗干净、熨平整的手帕微笑着送到他手上。一块准备扔掉的手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洗干净送回客人，让这

用的就是树叶。我们想，我们真得该为生活条件这么艰难的人们做点什么，好在我们带来了都市里的各种好东西。我们将自己带来的好东西一分给他们，他们无以为报，在我们临走的时候，他们每人送了一大袋树叶和干果。

走时，热情的阿米西人将我们送出了好远，我们知道，他们生活得实在太艰难了，看着他们依依不舍的样子，我们表示，以后一定会再来看他们的，并会呼吁更多的好心人来到他们做一些事情，还尽量多给他们寄来一些比如洗发水、沐浴露、化妆品之类的日用品。

回到城里，我们不知道那些树叶有什么用，也不敢吃那些干果，害怕有毒。本来我们都是不想收这些东西的，但又不好意思拒绝热情的阿米西人。现在到了城里，将这些东

西丢掉吧，还要多收垃圾费。于是，我打电话问同伴，他们也都有和我一样的想法。

过了一些日子，我们每个人都意外地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里装的竟然是我们送给阿米西人的洗发水、沐浴露、化妆品……后来我才从克里斯那里打听到，他们根本就不敢用我们送的东西，他们说，我们送的那些东西都含有化学物质，害怕中毒。克里斯还说，他代表他的族人向我们表示慰问：他们觉得我们实在太可怜了，每天都把那些化学制品包围着，他们便伤心不已，他们为我们的健康担忧。他们希望以后能够多为我们做些事情，比如经常寄一些树叶给我们……

摘自《意林》

位芬兰人很感动。30年后，这位芬兰人任驻爱尔兰大使，递交国书的第二天，就找到我国驻爱尔兰大使馆，促使他当大使后急切想想去大使馆的缘由之一，是向中国大使表达他对30年前这件小事的感谢。在回忆这件小事时，这位年龄不小的老外仍然十分激动。一件小事，让这位芬兰人对中国有了这样的感念。

我们身边发生着无数的小事，无数的小事背后或许折射出大的意义，比如人的品格、企业的信誉，乃至国家的形象。从小事做起，这是永远的警句。

摘自《羊城晚报》

落花的坐姿

刘荒田

都端端正正地坐着，一似如来佛祖的莲座？树下所铺的泥土疙瘩并不平坦，可是并没妨碍展示落后的庄严？眼前的一方水土，仿佛是一个水平如镜的潭子，落花浮在水上？风在树上穿过，花瓣颤摇？我深深地被落花的姿态所感动？

遐想起好多年前的初恋，思念远方的恋人时，爱在喇叭花下徘徊？篱竹后的花，早上都成了向着太阳吹响的军号，傍晚落在黑色的泥土上，也这般端端正正地坐着，坐成展翅欲飞的紫蝶，坐成打坐的仙家，冥想的哲人？清晨的露珠在落花上闪着，那光彩和盛放的鲜花一般骄

活在未来

其实我们吃饭、工作、行走、写作，都是在为未来做准备。

“许多人都认为是生活在现在，生活在当下，其实不然，我们吃饭、工作、行走、写作，都是在为未来做准备。”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如是说。大江健三郎12岁那年，母亲送给他一本鲁迅的书，叫他认真读。从此，鲁迅先生便给了他一生的

“希望”。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活是《故乡》结尾的那一句：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他说他一直花了很多年时间去真正有了自己的理解：希望是永远存在的。

不管是在工作、生活，我们总是活在自己的希望中，而这个希望便是我们的未来，希望美好，未来就美好。

大江健三郎2005年写了一部作品《别了，我的

摘自《东西走廊》